灌園集

四

灌園集卷七　　　　宋　呂南公　撰

追難皮日休鄙孝議

皮子存鄙孝議一篇疾時之刲股濟親及廬於墓者後二百年余讀其文復病皮子之不强於道也造語以難之雖自謂其淺狹之道也大推之彌六合不能限小存之尋常者亦足以與之經曰聖人之德何以加於孝

文淵閣寶

乎非莫大之謂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是亦為孝非小存之謂耶蓋聖人之明孝以報也主之以愛恭不礙其迹而特原其心心苟有在矣不必科其所趨也古之為孝者多矣其時勢迹狀艱難平坦未嘗一轍要其所歸惟愛親而已矣奚必聖人開以如此而後行之乎令人能哀其親之疾苦而憂窮無策於是刲股以進焉此豈以無益望其親哉用父母之遺體濟父母之危命經雖不言然未為不道也若曰吾身可寶而吾親有命則悠

悠世習誰非頑忍耶雖大舜曾參尚其親病苦而有以此告亦必為之矣二人之孝應不繫於避杖而漢景之不肯吮癰亦未足賢也凡人之情便安佚而畏煩苦世衰而敎不振者久矣民之無良有生不能養而死不能葬者為人上者取寸心而勸激之猶不足以僾動令有人哀思其親不足而從之夙夕於草樹荒涼之間諒非偶然必又禁之是愛親者反得刑也夫剔股甚痛而廬墓甚不便也人情顧近而忽遠安有快於瘡割利於野

處而直幸悠悠之旌賞耶萬一為之而上之人不卹則其人亦將遽已耶天下之姦頑冀倖者時甚不少儻令刲股廬墓皆主於邀名免傜則其刲且廬者奚其不紛紛耶若人之心固易原也原其心而不害雖聖人出固亦與之況經語哉惜乎皮子之隘吾名教而欲禁人愛恭於親也

論

經行論

經明行修非相因之事是以古今講授之士雖以傳解顯聞而有不免得罪於名教者也漢以來學經家衆矣顧違行則猶多董仲舒號大儒而下流禳厭類巫覡不自羞至推災異險受禍乃吞聲而絕口劉向燒金幸寵罪廷其父鄭康成八十不葬其親孔光張禹曲說畀意亡國以存家戴聖見糾不法范升廢於出妻馬融驕奢王弼躁急賈逵附圖讖以希貴顯祝欽明誣周官以媚祆后劉歆助新蔡邕懷卓譙周致主於輿櫬陸賈效鷹

犬於叔文是皆內不令於身外不祥於世清議之所投竄而學者之人所為共羞而數君則為之夫豈經之所能救哉蓋學之於人所以輔益其器資器資或陋雖力於學亦安能保其措置不涉於小人譬諸染然同是朱藍而入是則各有分繪之入不異贗之入而贗自然賤繪自然貴貴賤豈色之預哉而論治者或稱行修出乎經明吾詎敢信且數君之學皆世用其書不可闕者而行己若此彼其學數君而不就者其有過而可羞誰能

計之謂明經人為必無罪焉吾終大笑此論耳夫明天下之善曰德而德之所成有吉凶當天下之務曰才而才之所設有邪正維吉以正故賢人君子業履所以全維凶以邪故數君所以不免於過惡豈數君之願哉主於中者無以勝於外之所行則經亦何能予奪於其間但聖人之於教不欲引己望人又不欲駭以所不及是故存經以為輔性之本使之上智益明下愚或畏雖然終不必以經為毋而行為子為其吉凶邪正之所自成

設有不齊故也蓋古之人有經行兼長者矣然而非實相因也夫可貴之器質而成德於吉設才於正焉則如薪火之遇膏有加壯而益揚而非俟膏然後為火也語而用此則聖人之意與士之所兼非實相因蓋亦可亮矣嗟乎吾安得若人而見之

以孝事君則忠論

道之在人莫不資之以得其德成其行然而得之未必能不汨成之未必能由序是故天下之名有生於不足

而實之所受有非因於有餘而性命自玆爛漫矣蓋生而知之無待於外之學所以著愛親之心也推吾致愛之道以自盡其力則得名於孝固裕然矣是之謂不汩義無施而不宜則行無入而不出移吾致養之勤以效於職業之官則得名於忠其必然矣是之謂由序經曰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豈非謂其不汩而由序者歟蓋天下之治待政而後治而政之所舉待人而後明則出身以仕於當時何可以不蘄其能竭心思此忠

所以見貴於人臣之節也夫唯能竭其心思則力之所致不擇事而安之唯其稱而已矣夫既出而安之不擇其事則其未出也必亦不擇地而安矣夫非明其固有而推之不奪於物修之不喪於怠則安能移不欺之志於黽勉之次乎傳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者以其得於天者能定則立於人者易以成序故也先王之盛時作德有教而天下之人材小以成其小大以成其大於家無或不理於官無或不忠則士之履籍名不足以標

之蓋人愛其親各敏其事則孝忠誰與爲異及夫王迹下熄禮義之澤稍涸而後名生於不足矣雖然從事而不敢告勞念靡盬而憂父母至於陟岵屺以思望歎稻粱之不藝則人之內性非其外之必能滅可知矣事親之至不異於許國而公義不以廢私恩然也惟其有內之實不勝其汨者之多則誠衰且漓官瘝職曠其上自不能信操藥以進慈父其色焦然而聖人以爲羞而陳蕃江革之徒方以獨高取名於世其遠于先王之盛又

可知矣夫資道以成其德性命序於日可見之行此理之不易而事之易爲者也而何曾王祥孝足於父母而忠不足於舊君則利之喪眞亦可戒矣

序

韋蘇州集序

初余未讀韓退之杜子美集時適讀薛許昌鄭守愚詩而嘗讀韓杜者以余爲笑謂其讀之早也方是時余遭笑駴且自恨不識夫讀之入於高者奚獨人能而我頑

莫入者何故其後余年二十三始能讀昌黎文又明年亦讀少陵詩矣而間以論於人則莫余明也時又自悲以爲余眞用愚見外於人哉則又疾焉以求異時更讀孟東野王摩詰張文昌李太白等詩迤至汎讀沈宋以來至于晚唐詩人集本焉人雖漸不笑吾卑然往往怪之以爲是無益於進取者何必困眼最後讀松陵唱和編則復見笑於人余於是而洒然損愚之悲亦不復論知昔之笑者未必識其卑而今之笑者未必在於高其

怪者亦不足問也夫入宮者自坂而門自門而屏自屏而庭而廡而階然後堂奧可至今不容薛鄭又笑皮陸而特喧然稱韓杜之高此何以異於不涉門庭而已至堂奧者耶諒非鬼物恐不能至也未之至而亟以爲言豈能得其所以言乎哉甚矣人之不足尤也所見之不明而務因稱傳之顯晦以定論學之高卑其亦不思而已矣安能笑人熙寧三年予歸自建康始讀韋蘇州集於舟中愛而歎焉嗟乎蘇州已能使余得怪於人矣庸

詎知尚無欲笑者耶然予既饜聞而驗恨矣書予所遭於裒方以自憐云

送葉著作序

熙寧二年夏某某歸自淮南將至故園隣境之鄙人有迎某者言若將爲賀而不果言時怪而問焉徒曰儂欲有賀於子然患辭之不勝也子亦行當具見之矣入邑則所見居者安行者肅有知者談無識者謠皆曰天畀特厚於吾人今得賢大夫矣問其所以賢皆叩額曰無傾

河之辯與通幽之智亦何以壯我大夫之美維予亦徐而察之得矣奚言之俟於是其往拜大夫焉初瞻公門蕭乎無故時之紛紛而有未嘗見之肅肅已見大夫則淵兮泰然終日不睹其懌愠之容而持評文學引諭開擊如不足者私獨怪大夫之臨宂劇而不失雍容則以爲其緩於聽斷也又竊視庭廡則將事者不譴被罪者色泰縲有塵械有菌鞭梃稀鳴而勃詬已平吏胥不勞而契牒已理出而觀於鄉則塗相謝而室相慶者又多

多也則又問焉曰爾之謝且慶也昔者莫之爲而今則爲之其何以乎皆曰吾負大夫大夫以仁恕禮義治我而我曹不令尚或爭焉今吾懈是以謝之其慶者亦曰信吾父祖之言如大夫之賢非特未之見實亦罕聞今吾得身見之奈何不慶於是某亦歎嗟累旬不能休是以讀循良吏傳十餘年而不意親遇於今日又不知其所以致此何修而吾人又何幸得此也是年之冬復以事走京師比明年之秋乃歸至則又拜大夫焉凡前年

之肅者安者謡而叩額者不諠而色泰者平者理者與
夫塗相謝而室相慶者皆仍昔也獨觀談者有戚容時
又勤而問焉乃曰天雖畀吾人甚厚而特不以久令吾
大夫被勅書當移官於蜀去有日矣吾悲焉顧未如之
何是以起憂某曰何爲其然蓋亦理遣而已矣天之生
賢也理不專爲爾一方閩吳燕蜀中土之人其誰不願
得如父母者爲之長然願而得者幾何令大夫之賢而
既知爲難有且以爲雖吾父祖皆未之見而既得之夫

豈不幸固欲戾天理以專所顧乎大夫之賢其美利在而身其無窮之傳惠而子孫孰使而子孫所逢皆得賢如令大夫者耶令之大夫既在而所得蓋已無憾即無有焉則是而身之幸已上越父祖而下過子孫矣獨何爲窘窘於所末如之何於是憂者稍平因曰予之言然其爲我叙而次之以慰我難忘之思亦書以告大夫使知吾人之樂愛焉可也其曰慰汝而次之言是已若以告者毋乃非大夫之意乎皆曰是何傷乎仲尼之不見

敬於鄉隣也千百世之後人莫不譏魯人之不令神龍丹鳳之為祥慶苟有口者莫不頌而美之未聞龍恥而鳳恚也今吾人樂愛大夫而得怒焉是誦甘棠之詩者可褫而讀循良傳者皆可撻矣大夫必不然吾子其文之某曰然則吾文不足奈何皆曰不足則為之何害於有意以不足而遂不為是吾子與隣境鄙人無以異矣某不敢復辭即具書之并贊大夫之𢀖徒云

傅巖字夢弼序

學聖賢者學其内而已矣若夫軒裳禄位何足慕之有其内而外者至焉審之義而宜觀之時而合君子於是受之有其内而外者不至君子蓋不卹也顔淵欲爲舜豈主於百官牛羊公明儀欲爲文王豈主於三分天下有其二孟子學孔子豈主於魯司寇揚子比孟子豈主於齊卿然則君子之慕古聖賢名實可知矣吾鄉學者傳巖其友字之爲夢弼蓋勉以輔佐之器業云爾豈可以空疎無有者爲哉勉之遠大其内也字之固當而或

人識其虛唱以爲傳呂之事非布衣書生取次所能享嗚呼此論外而遺其内慕其德而折巾角之流也何足傾聽嚴與余待試於浚都亦同館舍嘗以其字之疑道焉余爲之說如此嚴因請爲之序是歲熙寧三年

送傅亨父序

自史館公在中書蒐能而餌善天下之士尺寸之長細大各伸方患無有不患莫知方患未知不患莫用譬如貴豪張宴其筵十里有豆如山有尊如澤有庢如陣味

無品而不薦樂無工而不陳當是時賓之上者以賢其未必賢者以親其次以附以倖以役大之有笑歌獻酬以備福祿小之有筐篚幣帛以給沾丐不在是者身以爲歎人亦以爲宜稟焉嗚呼熙寧之盛蓋如此遇豈易哉而比歲之冬南城傅亨父始摩髯欠伸有必出之意自言坐書邊四十年窮鉛竭丹吟口渴而捉指疼八十吾親而三十五吾子尚無所遇正獨困於雕蟲之有司耳若今科衆路多人各以所負致其聞達我則不能強行

非聖人之訓學者之事朋舊聞而壯且是之呂南公曰
速乎夫子之運踵也吾聞士之學道不貴乎以己忘物
亦不使物忘己己忘物則不仁物忘己則非有德夫見
忘於物者世之謂無能之人而夫子寧固處之雖彼忘
物者尚未果賢或者本無能而借高以自幸爾從者審
非不仁又實有德而直樂於退藏吾又有說必令志局
異此則人俟時乎時俟人耶自古傑人俊士所以功名
成遂蓋棺無餘恨者亦各會時而已矣以夫子之所有

解括而露懷上可以聞于相君旁可以請援於故知之人得無遇歟夫遇有小大我所不能知所可知者豆尊既展聲味既給不在乎賓之上亦宜在於其次不在於獻酬亦必在於沾丐爲夫子計惟亟進勿緩毋使身出乎掇轄反關之後而衔歎橐之悲耳於是聞而壯之者皆曰信然盍相與賦詩以贊其行某既爲之賦又序之以俟其所遇時則四年十一月之丙申

思亭詩序

子也愛無窮則子之思親亦豈有窮爲之祥禫之期節者禮之名文云爾感德思報而罔極者人子之情烏可已哉吾于學行思率吾親之訓以成吾身於四時肸蠁想繹吾親之聲容以永吾懷于展墓而徬徨則思夫親之所以位北而昔同仲季之所以留此者何緣乎歸而述吾所思以鐫勉于所臨也故初題隧前之屋爲之思亭葢所以深長愛敬之情若夫美名吾安取也余謂江君其勿固于譙天下豈有決于致實而疑于受名君之

所致無所避於嘉矣亟歸大其牓足以識君之意幷錄余之所歎于壁以懲艾夫馬牛之徒若嘗爲詩者過焉爲謝之曰毋苟以章句媚人而不審諸己可也江君字子儀與其弟子發皆以進士薦于鄉而子發先及第解汀州司法執喪于亭熙寧六年正月序

豫亭詩序

潁川陳君益既一新其居宅有亭在堂之左而以豫題其楹他日爲余說其名豫之意曰豫也者人情以之爲

非樂事顧吾不以在意則彼未有能起我者吾固不以物象而先我也是所命亭爲豫之意又曰人之不得所以居豫之道也因其莫思而已使嘗思之庸有不察吾亭之内有齋吾于是而燕休且以嘿題之葢嘿者吾之所以思也如之何余聽君益之言而不能易也亦曰嗟乎允矣歌吟斐亹之士新與留辭詠于壁間余爲叙次其題楹之說如上

陳君益宅觀假山序

上豫亭北顧其牆廡之間小山叢然面南如畫幛者即
而觀之工之壊繪所就也而幽致乃不少凡其為山枝
者為峯頓者為阜灑者為岩崖捍者為崗嶺攤之成阪
衍之成隰竇之成洞陷之成谷有鳥道有夷路有臯緣
之徑有邐迤之坡而交聳蟠勃變狀總總又引自牆後
穴而釃之流乎絕壁之前垂為瀑注為潭平為谿析為
渠過為陂如是者又多態其間列茂林突枯楂渚沙磯
石層雜附見乃至人物諸類皆在焉其正中峯特險而

長其頂冢之陰亂石駢羅若可坐憩處有兩書生趨之視其緣陟危然乎哉而猶未至也其路由東洞出者稍近寬原有二游僧出焉軒軒有得色北下而西一徑更深有道士跨驢背之而南一樵翁沾沾望驢後以行其東洲橋堰之交則又有三牧兒伴二牛息焉夫工之所就亦勞矣余既徘徊觀之已乃興感于中夫山林藪澤之深懿爲天所覆皆有之然人常徒愛之以言而身不肯安之此文雅之士每借耕漁清曠爲說而要知其所

顧不在焉者皆是矣況下此者乎哉今道士僧俱背而去之而書生則方抵巘末止豈非道士僧樸直不知矯飾其情迹而書生善詐乃區區嶄出峻絶之上以成其好高之妄歟道士僧皆背去山林而僧徒步道士乘豈僧貧于道士而然歟世言僧之徒工以罪福脅誘人得皆常厚而道士之説不及此故不爲流俗所邮令見于此乃不然其亦有偶然者歟令又豈壊家病世故之非平而作此以譏之歟言之座客皆大笑君益曰是皆不

足議不若平之以酒于是取酒而散焉座客前循州司戸吳充道新青州察推陳才甫陳留蔡彥臣南陽鄧信臣才甫之弟純隴西李孝孺幷余合八人是時熙寧癸丑之仲秋

送傅濟道赴漳浦序

傅濟道爲漳浦尉初之官過其友呂某焉其念別方遠不當無言以贈也摻其袪而告之辭曰嘗論士之所以賢在全乎其美不全其美非所以賢也全美之事有二

曰能文曰飲酒蓋博學而力行者士之正功而無得於文酒則齷齪不奇短鈌而卑譬如爲車高箱暢軸輈軫轂輻莫不材集四驪六轡襄而總之其於厚載致遠何陸之不可行然一不置轄則雖有善御無以運動一不載脂則雖運不流故文之於士猶轄而酒猶脂使遂無之何害其爲致用之名顧聚而莫運運而莫流終亦不奇而已大丈夫智識出沒六合而下筆如鳥跂翻才幹振攝萬務而對盃盞愁眉則齷齪而卑夫酒之於人豈

但足以銷憂蓋所以平和其心而壯直其氣心平則德
厚氣直則行正是寧小補而世俗之人因屈原一語獨
醒便謂實爾此何嘗知原之意吳時韋昭以好學顯惟
不能飲酒故朝宴則竊以水漿代之終用此失吳主意
以至滅身夫齷齪固可憐而況滅身乎士不顧賢則已
如或顧之必致思於此矣且文酒人在襁褓時豈其能
之蓋亦長而得於習耳視今濟道之全美唯酒宜進之
耳項吾初識濟道時云我值糟亦神昏吾嘗爲之歎恨

以爲雖有文辭異於學究而不識醉鄉終亦不全而已及前年同舍於汴陽則濟道已能竭三盞既别一年重見則又進至六七矣蓋造物者之於人業賦以賢則詎容不備唯其所習有至不至則各止其止矣夫世豈有不可能之事哉濟道行矣吾聞漳浦瘴癘之邑唯酒爲能禦其毒於濟道之習尤利也異時歸來名其飲戶則吾當大喜賀拜矣濟道勉之俗人護短必稱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又曰市道衆人率能劇飲何足領畧此言亦

誤發何則禹之所以聖者豈在於惡酒而已使其無德與功則其異於市道衆人何也彼今稱禹之人未必能好善言又無功德而特傚其惡酒其謬何翅千里此言願濟道勿聽熙寧五年三月甲午序

測幽記序

灌園先生曰無物不有然後爲天地無事不有然後爲世道通乎此而盡之則所謂非常之故不慮之變皆適然耳孰復諄諄然問觸觸然驚哉夫有無之相因其順

矣雖或戾逆猶未始違乎理是故天地之所以生陰陽之所以行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靈山川之所以凝人物之所以成皆在乎不得不然之故而未足以言其妙彼或謂之難知者未之思而已矣蓋理之所出數之所必前既有是後則未睹者特未睹耳今而有是昔或無傳者特偶無耳精也氣也非委何因命也性也非復何真形也品也非廣何伸廣之又廣未離乎息復之又復未離乎極委之以無所委而不失其則此非理之

大致歟數因乎此者也明以是入幽以是立出無不藏入無不陽以化合機或戢或張其亦何常何異之有悲夫世之人特以耳目廢其心而已矣古之得道者之于物也智有所原有所不原言有所宣有所不宣書有所載有所不載其所以不爲者非眞不可也以爲姑不必爾三才五行欽協推摩未有一日相無之道則事物之變故舉足而值撇睫而際何必過而問爲哉而有問焉是則寡見淺聞足以窒其靈府而開其愚徑也余少之

時讀書不出六經聽覽不離閭井以爲天下之理具諸此矣窘窘乎追逐衆儒之步武而稱誦不語怪神之說以拒乎諔詭之術如是者固久夭誘吾使有超脱之幸是以泛觀春秋以來諸子百家之文章太史公至于國朝之史錄乃至山經地志野載私紀無所棄擲故識其所爲非常者多矣助之以凍餒漂浮屢游乎數千里之他邦而親見審問合于前識又多矣于是深思極索遂見理數之始終知古人之于此言不言各有意也時又

浩歎乎夏蟲井蛙不幸而不知氷海也讀阮瞻之事見其獘于慚懼而重悲之熈寧乙夘年始記于書所記隨所憶故不復品列率二十四事爲一篇第而積之沒吾齒而後止命之曰測幽言讀而能思者幽可測也自古記異之筆不少余雖不敢有記然無害于理數之所存而遂記焉趣異于蟲蛙而已矣若夫守經束教余雖不爾其憂無人乎哉

灌園集卷八

宋 呂南公 撰

序

甘圃詩序

民不可一日無食食不可一日無蔬然則天下之圃為人之業何可勝計惟其業之者未必儒則君子之為圃所以異乎衆哉甘圃詩者先生巨公相與稱歎傅君翼之志養之詩也傅氏世儒家邑里之所畏忌翼之少以

舉子取清俊名雖未即達而不敢怠曰吾力此庶幾有禄以奉吾親既而久矣意猶不遂乃慨焉而嗟悶焉而思擇其力之所能堪足以紓睫端之急者以謂唯圃為可乃黽俛勤之正其畦相其宜謹其時播之殖之培之利之稍與思勰之書合于是内之庖饔外之貿易皆得其給而滋不怠焉荷耜操耰且行且吟日于其間有過而問焉者曰子儒者也為爾卑陋能哉今世書生何必俱以禮義取資詭激其聲容以游乎粱紈屠販之中致

利甚潤捨是不為而使埃壒繞須眉吾蓋苦之巽之笑不暇對他日此聲屢至乃對曰士各有願圃雖卑吾所願也得吾願斯足矣以吾之願易彼彼固愁吾能泰定也歟哉有以是告于李先生泰伯者變色而發其詳乃歎曰賢者之志也為詩以稱之繼其聲者凡若干人泰伯死甘圃詩缺無作熙寧六年巽之以累舉得出於是翰林學士曾公子宣與其弟館閣校勘子開皆勞之且及泰伯之歎時又各贈一章巽之拜受南歸明年謂余

曰宜為我序我珍藏之以為吾家德慶余不獲辭嗟乎士誠欲賢何遠之有昔者子路孔門高弟而以養葬為傷微孔子之言則菽水幾不自安傳曰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當翼之為圃時所謂無可奈何者也唯其能安故至于甘甘者好之上而樂之下也非有德者詎能名此藏之世世篋衍麗句高辭軸而籤之與史爭久得於畦町耡耰而已夫賢何遠之有若余文之鄙何足以重翼之乎

楊公留題道卿上人棲真塔亭詩序

道卿上人生于福州年十二隨其舅至建昌即捨家事太平元新和尚年十七落髮為比丘氣韻蕭蕭若有願而未修和尚發之曰汝欲得道離法已乎汝惡乎求之曰然請無求于書而持于心乃東行入松谿精舍視物如人視人如身不飾此以映彼不八中而十外波靡馳騁之務一不涉于其胸居三十有二年松谿之主死其徒謀所以嗣事者曰非道卿上人其誰堪于是逼之上

人避不肯聽其徒强之上人俯而思曰怨物之來拒事之交豈足以為道于是聽焉其為主領如其莫為而衆賴以安久而如初至于八十筋骨不勞神爽益清則歎寄而念無焉其徒請之上人曰而何怪我且孰有夢而不覺者哉乃相地于堂之西偏先為之屋而俟竁焉曰以此順化他日其徒相語以吾上人之經措若是可以勿命之乎德琳禪師之葬實占堂東故今議名于上人之兆所以别于禪師皆曰稱以棲真可哉自是稱之上

人曰樓乎哉且孰知其不又興真乎哉且孰知其終免于僞乎哉雖然免之不免又之不又舉非我懐我亦順陰陽而已矣如指聽臂而已矣是時光祿卿清江楊公聞而遺之以詩而一時才士多從而遺之松谿之人詑曰公賢貴人而賜文于此上人寧草草者是宜勒之金石以示無窮衆皆曰可即以上人之命來曰辭有以助楊公而致吾不沒者是在夫子惟遂有畀也其辭而不獲乃序而畀之是時熈寧七年四月初吉

相山新圖序

道散德不明然後學分九流辨方揆日相岡觀泉卜食之言立故墓宅之師專門其書之多與儒同而祖習之人或悟或迷亦與學於儒者同此歷古以來圖牒論撰之所以相望而出也古圖山形八其後演而廣之為三百六十今又廣之為千二百且每圖俱為之說者吳山人智伯之所撰也書既成分三篇篇分上下卷凡六命曰相山新圖始求余序以冠其端余聞之也道出而為

理理出而為數數出而為形色故有形有色皆可按而察知其祥咎始終之變天地山川同得于數者也是以無所逃于推步疇人之文雖然文不患不具而患乎意之不能通意不患不通而患乎識之不能忘苟至於忘矣則自一照千因母知子何書之足多何學之足名苟異乎此亦迷焉而已矣新圖之廣多矣而智伯以為崖略耳蓋形之所變名有所不勝盡而言之所至意有所不勝盡夫惟學者之才識有明暗之參差則魚兔筌蹄

其敢守越而待秦哉嗚呼迷以書悟以書余豈獨為新圖而太息也智伯建昌之南城人李泰伯嘗稱其能明所學者也求余序時煕寧九年之仲冬

十八路地勢圖序

罷侯置守以為天下積千四五百年易十有餘姓中間華夏且混且裂為三為二為十六為九其變故多矣郡縣之城治大槪略相循沿而其乗便隨時析併遷因廢復僑創不勝名號之紛錯也學者操禹貢春秋譜讀之

紙編屢敗然于後世之所變有不及悉也職方之史郎計之吏據圖按牒各孰其一時然于前世之本初有不能詳也蓋知古而不知今其為儒也腐知今而不知古其為儒也淺君子之于天下也何淺何腐與其腐也寧淺逃淺必資于腐逃腐必資于淺是為兩得之術余求世儒所出禹貢圖覯之家各不同則知其不能裁以後世之所變然也顧一作是書欲見職方圖經而不可得熙寧末年得所謂十八路圖略者考之參以天禧九域

書則四封際接往往差舛蓋畫手之屢失也以書正圖而約以繪焉用防乎腐若夫有淺之患則吾不患久矣夫欲聚米者按之思過半矣

陳殿院集序

余為童兒時見文章有建安陳師道所製而患未甚曉少長則知愛之而恨不得其全書未幾已聞士論惜其早世于御史矣後師道之終二十年子師韓為南城丞余始從之求書得三十餘通皆雜萃存藁者為之次比

刪正舛錯除舉揚應擬外著四百五十六篇勒成十五卷以還曰嗚呼君子哉其質美而秀其志大而正其氣直而充故思慮之所繞辭語之所達無非聖賢經治根本而遠離羣小畛逕未嘗彷彿涉似也夫惟内之所得與外之所益流通傳會不溺不敝者其知之矣彼區區于雕繪以戾其心者何足以知之師道之為布衣有所存發聞見于文至後入官悉能履蹈不忘平生之言借其壽愈高位愈大則其建立可勝天下之福哉師道深

于春秋盖與泰山孫復齊能而師道仕望轉高故不倚經以名春秋索隐論五卷御史奏疏二卷皆别傳不列此集目師道之葬其友福唐陳述古既序銘之余故不書其行業而獨推見其志氣之所到于此夫學而不足以知師道則亦安能讀是十五卷而許余于序哉元豐六年冬至日衮斧前窻書

贈武陵翁詩序

武陵楚仙鄉龔姓望焉翁耆艾之總名也余論斯人野

逸平和而喜事欲其別于流俗之序字故緣望以稱之
昔余幼時聞翁以治折傷有名云嘉祐中縣尉羅彥輔
迎轉運使于撫界橋折馬驚墮彥輔肱髀骨破肉裂塌
然不能運動翁為治之旬日而愈其效類爾圜南城境
乃至隣數百里折傷者必責愈於翁無不得其欲者翁
家道傍無田桑封殖獨種庭竹千竿資醫養十口泰定
不乏行旅過門踵相交翁遇之皆有理致無不得其歡
心者其接儒生最謹鄉之人莫及也余聞如此及余羈

游去故園則過之與語信焉視其屋壁既有題詩贈之者矣自是出歸每過之而壁詩歲加多且滿熈寧八年余與友兄黄顯翁還自郡翁酌酒其前榼以醉相邀遂巡自道老夫無事於文墨而才子誤遺以好辭吾不知其益乎否也吾里人未嘗賞此皆以為不若蔬根稻糁之宜拾也吾不擬同之孰能為我說以解謝之乎黄兄舉醆以屬余余盖許之而未暇于今七年矣黄兄不幸墓木已拱把而翁朱顔白髮康强如舊其求余說也滋

勤嗚呼豈其誠知文之工拙不繫窮達矣乎夫古之所謂鄉之善士亦何流品之限題之以内外之分焉耳以今考之倉廩愈實而禮節愈廢衣食愈足而榮辱愈昧豈不識字者然哉若翁之所成不拒不要不厭所處之境而希雲霄有所不至而不失其至未始為高而有在於高謂之善事謂之喜事之豪其可矣乎必有知余言者矣

王夢錫集序

維天生材維世長之長失其道則雖有俊茂偉明之質有不能自保其成者矣吾於周道既亡而見之夫所知所行壹廸先王之學而不誘于俗習者豪傑特起之士也而欲仕之心則天下之所同向非自信之篤自知之明則亦安能置巳于悠悠寂寞之鄉而處外鑠之光榮如塵滓之去來哉秦漢以還所為抗論說於周孔下風以克有傳於世者皆非有待于長養輔助而致之者也得之于心文之于言考之于前聞盡吾智力之能至而

已君師朋友於吾乎何有是故晁董公孫賈誼劉向之徒雖或不純乎聖人而後世諸儒腐爛區區終莫能望其程躅也誠使此諸人出于周孔之世其所成固可知又使之出于魏晉隋唐五季之間則又不論可知矣夫謂之木矣何莫任乎曲直根深本固而後幹偉枝强彼匠石之有無誰之職歟知乎此者萬萬也信乎此者萬或千之一也是古之人所以可貴而不多多也嗟乎其不多多蓋有不幸存乎其間矣吾友王嚮字夢錫生數

歲而喜書少長則治進士業茁然衆駭其進而莫敢議
其所止也既冠猶未得志于舉場夢錫益自刻厲覺其
所治未足以居先王之學則欲盡其智力以圖之顧家
日貧親日老轉轉不救則曰及吾無營養之患而後吾
智力足以致也庶幾不負古人會煕寧天子將以經術
作新士類而丞相長安公父子實始受命成之夢錫家
遠方獨取所謂雜説字説者讀而思之推見其指乃觧
詩孟子合四十萬言書既成而雱新説亦出夢錫又取

乏吾以望若人悲夫乃遽不幸夢錫歸葬之明年其兄定拾餘藁數百紙以父命授余曰願得次比而表題之余為之剟去擬試之作而存著其可者詩書序辨論總百七篇釐為五卷所謂四十萬言者悉不著也盖夢錫之智力所欲為與所能為非五卷之謂而不幸不得致盡以成焉其尤可悲也已夫繇後世之法以進則夢錫雖及仕吾安能知其窮達徒使其懐如許美才困于有餘之四十萬言而無得也存不足之五卷余獨能使夢

錫見知于世乎哉知之者知之盖將有焉叙以告其兄使藏之而待元豐七年中秋日

送鄧德夫序

子弟之樂有賢父兄盖為愚無能者言之彼賢而有才則自立烏乎待其誘掖而養成顏冉孟揚不聞其父兄最賢而襟蘊所就卓卓如此顧雖不露勳業然使之遭時發達則其凌厲超軼誰能抑之惟夫不靈之人德性無以自張故其涉世動須依賴莫教則不之學莫導則

不之行譬如南婦習乘無助之梯蹬挽韁則未知所據
旣能據而漸進莫善爲之先後則無以騁而迅焉嗟乎
以此議世之子弟賢有才者眞見恩耳吾鄉鄧德夫二
十而能文三十而登第有兄甚賢而從仕尤早與德夫
居聚者蓋無幾而德夫爲布衣學行著於鄉旣仕政理
聞於上此豈亦養成誘掖於父兄歟忽忽之徒或未嘗
爲德夫思此也德夫解令金谿用薦格當改京秩而先
時詔舉學官公卿以德夫名聞旣索文章在可中勢濵

顯矣而當是之時德夫之兄初為翰林舍人於朝光價籍甚人之不思者或以為德夫雖賢乃因其兄以顯余聞而歎焉曰嗚呼他人之兄貴且賢則已千萬其幸若德夫者誠不幸爾以德夫之所就使兄而未貴則其發達亦孰抑其超軼耶即德夫而不若人雖有貴兄欲蔭其炎炎何足道耶嗚呼德夫誠見恩爾德夫將如京師余戲為道此德夫笑曰人之於我也使果知我尚非吾意彼如莫之知也吾庸意之吾知修已而已矣於是某

下拜曰是所以為德夫哉時又為之叙云

送沈忠夫序

吕某曰甚矣政之有以敗俗而俗之有以敗才古之時稱齊魯文學天性而就今觀之則野陋椎鈍類如醉者之睡驚此王介甫既嘗論之姑置勿述然吾於齊魯之外之士亦有歎焉蓋先王之治以義行道而以禮行義此非天降地湧也明之心推之天下而已矣然則學而稱稟先王豈應知禮義之猶難歟夫刑法律令皆按約

禮義而為之章程者於學士之通知益為易事而自上之人以辭賦課天下應令諸生遂視法書如幼童之見大楯長刀雖欲親之更患莫能嗟乎孰致爾哉人之才固各有所窮然而未有不周於所用也周於為辭賦而不周於知法律豈果人才之窮正亦荒涼於俗習耳他謂之何周秦以來二千有餘歲以抵今法益不容一日捨捨之且無以為天下而入官之士不此曉識禍之在世寧有熄期雖高明敏達之士事無不通然大過人之

人常少中下之人常多不宜以所少望所多則出政之君臣詎當不以是為憂日者朝廷之制選人三歲六試不在可者冷其資任以辱之夫斧座之意豈亦專以不明禮律待一世之士人盖以荒凉於俗習之才云爾而或者伏讀詔書必驚心而破膽謂得失之難慮嗟夫為士若此豈特不當吾君憂政之勤是又自甘於所敗者也雖冷以終身亦何足卹且夫吾之心固有以深明禮義則推吾才以致用於當時法之情文豈必難知借如

實未之學猶可按章程以求進其所至今柰何先守難知以待莫習乎甘於俗敗者非也沈兄忠夫司戶於吾軍余得與之游其為人沉靜端方庶幾所謂明於禮義者其當代去而試法於有司也吾知其必不為冷任所辱於其行序吾所歎以送之

送王中舍序

王大夫飲酒百醆不亂及為南城絕不肯飲曰務繁而屢取醉此治之所以不辦也其為政以察民隱為主曰

不周知風俗情偽此治之所以不善也其追科必謹曰民喜儒緩而上官期會不容違違且抵罪謹之乃所以使其勿抵也其鞫獄念從輕曰教令無素而條章已嚴不將之以仁恕則無往而不傷其生也其嫉惡必嚴曰惡人在下則亂民在上則禍民也其佑善不厭曰知其可人而乍援乍置此身之所以不誠也大夫之代去也邑之士送以文或謂吕某曰汝亦知大夫者乎曰大夫也余何故而不知之為衆誦之曰是則余之所知者也

送張戸曹序

進士足以懐常才亦足以顯異才此言何謂也得非所治與所用戾歟經術也文辭也不兼優詩賦策論也不兼工况於知古今識理體者乎雖然今日解褐衣明日親吏事則雖有兼優且工之名皆無所用而不足倚爲其未始治今日之用故也是故笑者之腹常爲儒生而痛惟其明敏之人理與心會事與情悟觸而辯之撫而盡之不俟沉吟而萬縷盡析雖平昔與人同而一旦與

人異異以才識不在他也有見於是者今余得於張兄景倩景倩少時葢常應舉京師屢試禮部優於趨時之文而已何曽與衆異習及其登第而從政則日勝時旬勝日月勝旬年勝月作椽而府史不敢期攝邑而衆眂憂其去夫豈素熟此哉資明敏而非素其學故能致用而顯其異才也余方論其才而并望則景倩者能之

送張君明序

儒之味莫善於強力莫惡於忍詬智者於不獲巳則資

忍以濟其强其善在乎有所就不能强力而唯詬之忍雖各有顧然無以取善於世矣余食於爵旅四年而後識清河張君明其人所謂儒之强力者也其讀書如劉伶之向酒尊倒愈數而愈恱其為文如鄂公之運槊麾訶所歷無有堅銳其言曰儒也其真而博大者猶不足到況斐偽而細者乎吾欲得官則視時之所尚而酢之收之以暇豫可矣不憂人能而我不能也居無幾何會有司以口耳之伎進退天下士而盡棄心曉之學當此

之時余方斂臂顧罷而君明倡踊曰誦彼之説以點綴鋪舒而已此童子之事我何畏之且吾聞口耳之伎以衒哄為工今其以是見邀我將趨其叢聚以快吾手與聲計當直出其上吾趨決矣余於是而益推君明之强而自甘以不及也嗟余不佞於嵇康之疎嬾未嘗學之而自與之齊同異時開卷占對六經諸子命世之文猶然攬取其宗旨而遺其辭句今乃邀以一時之冗瑣其安能有就乎余不及君明遠矣或人聞而詬曰果哉其

以惰蓄窮者余曰然詬也乎吾受詬多矣故時漫出文章累累為不知者所詬今又用惰取詬焉唯不及君明焉往而逃詬吾之於世味終惡而已矣雖然亦味也敢書以送君

送何主簿序

忠厚之德三五之君所以先乎民而稱盛者也當是之時人體而行不薄不欺彼我皆然不用是相高譬如豊年繼稔雖增京庾不自知富及世下漓則上之人挾詭

偽以莅衆唯恐不濟況其才不足以居上者哉自然者汩於使然雖有天真不喪者已如凶歲之一米矣有之者甚寡無之者甚衆有無之相形衆寡之相傾故博大真人著書而大笑回首至德之風繼之以太息自是執史筆者始計一米而詳焉大率百許年間見記者不過十數米而已其凶亦極矣夫使漢魏之君臣不作則丙吉第五倫顧雍之徒亦滯穗耳有何必記記何必詳唯其不得不記且詳此見者聞者所以欣欣稱幸余求忠

厚於世久矣而遺見之昭武何慶孫余亦幸哉史之有國野也唯大達者寄之國不然皆野載之慶孫方以進士起家名譽甚隆其達之小大未可知故余雖幸猶遜以俟之使慶孫之位終不配其德則吾書能詳之力不愛也

送劉進士序

今日進士詭薄賤卑最為可恥不俟有道者而後知之嘗聞道者固能知之矣夫惟不自誠故詭不自厚故薄

不自貴故賤不自高故卑雖云頹習因時然自失已甚古之君子何嘗以不仕為義顧不至於亡恥以苟求焉耳論者乃以為公卿顯人多以是始基故暫經胯下不害其馴致功名是又不然舉世胯下而功名幾何人中病而刺之凡亦苟於利達而已餓之人乞食則標以不獲已此豈足以言義命然一伸手向人而不見酢又至於再三揹漠然也悵吁而去之旁觀者曰是近於知恥夫乞食至辱矣就中猶有知恥之人今餓不餓例乞數

數不見酢而不去殆欲以盜竊活其身果有恥乎無也
余從熙寧以來深於凍餒之憂亦隱忍於白襴以隨羣
輩步武蓋四往而三黜當其不在黜中也既自知為不
足榮矣至於今者斂臂顧罷而自比悵吁之徒矣衆方
與我以無能之名而我則以為受之可無嫌何者今之
所謂無能者無亡恥苟求之能耳加余何嫌余之趣慕
如此而劉君適以贈言取於余豈非誤哉謝之覬其悔
也而不肯止故為之一說蓋乞食非難能之事也其情

易知而可憐若盜則無可言者而其情非聖人不能知之今聽雞而入唯恐不先見星而出唯恐不後羣然商剽掠之可否邀記誦之分均上之人非必以真賢實才相處而人各妄意其爵禄此皆今進士之心迹而曽異於跖徒之所為否乎劉君且力為之此其實矣而不獲已乃其名也實易為而名難免余安知劉君果有遇於酢與無有哉姑亦願其能知可耻云爾古之人以其身為重於天下而今也為一切之温飽而跛跛於白襴之

間豈不可憐劉君行矣萬一遭有道者過而問焉則對以腹空腹鳴足矣